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三才之道”

马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8日

摘要

“三才之道”是《周易》哲学的核心，它不仅在于简单介绍天、地、人三个要素，更精密揭示了三才对立统一与其内部二元张力如何交错生成秩序，最终对应不可违抗的天命。唐五代笔记小说处于传奇虚构与史传之间，既承袭了传统“三才”宇宙观，又以独特的叙事将其具象化为天命与伦理。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作者在不同维度用“三”来复现祥瑞，实质是以叙事再述占卜过程，分别以物、灵异、人立地道、天道、人道，三次重复形成一个完整的验证闭环，凌驾于任何道德说教，当情节推进到第三次，就意味着悬念消失，真相最终被锁定。“三才之道”反过来强化了唐五代笔记小说“信而有征”的叙事。

关键词

三才之道，唐五代，笔记小说，天道，地道，人道

The “Three Talents Principle”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Notebooks Novels

Jingjing Ma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2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ree Ranks” is the core of the philosoph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t not only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hree element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beings, but also precisely reveals how the opposition and unity of the three ranks and the internal binary tension interweave to generate order, ultimately corresponding to the irresistible fate of heave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note and fiction novels lie between legendary fictio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They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Three Ranks” cosmology but also concretized it into fate and ethics through unique narratives. The author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note and fiction novels used “three” to reproduce

auspicious sign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essence, they were narrating again the divination process, respectively presenting objects, supernatural phenomena, human paths, heavenly paths, and human paths, and repeating them three times to form a complete verification loop, transcending any moral teachings. When the plot progresses to the third time, it means the suspense disappears, and the truth is ultimately locked in. The “Theory of Three Ranks” in turn strengthened the narrative of “truthfulness and evidence”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note and fiction novels.

Keywords

The Theory of Three Principles,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Notebooks and Novels, Heavenly Way, Earthly Way, Human Wa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三才之道”源出《周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人三极并立，而“天子者与天地参节”，人道与天道、地道合一，天子是“人”的最高代表。这一哲学概念构成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范畴，成为古人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

唐五代笔记小说繁盛，内容博杂，这类作品强调“信而有征”，与正史界限模糊，既有补史功用，内容又掺杂神仙鬼怪，方士幻术的志怪元素，实录性质与小说笔法并存，是小说题材的定型期，“三才之道”贯穿其中，为后世小说笔调提供了借鉴。国内研究方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最早从小说史角度梳理笔记小说与志怪、传奇的关系；程毅中《唐代小说史》[2]、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3]、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4]等对唐五代笔记小说进行文献整理与文体辨析；丁如明等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5]提供了基础文本。天命观与叙事研究方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6]等对天人感应、天命政治伦理有宏观论述；蔡静波、党大恩《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叙事语言》[7]具体分析了唐五代笔记小说采用的三种叙事语言，认为叙述式叙事语言、描述式叙事语言和对话式叙事语言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交互使用。尤其是近五年来，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研究成果颇为可观，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叙事结构与文体特征研究。任杰《中晚唐笔记小说书写偏好及审美转型研究》[8]提出唐五代笔记小说审美特征的呈现离不开审美思想的演变，中唐前后社会风貌更迭，促使小说书写偏好转型。邵琼楠《唐五代笔记之谶语研究》[9]系统整理了唐五代笔记小说对轶事遗闻、民间传说的记载，以特殊视角呈现了唐五代时期的政治动态、思想观念与社会风貌。郑浩纯《唐五代笔记体制研究》[10]从文体学的角度，将笔记小说视为一种著述体制，进行体制研究，为对唐五代笔记小说做整体把握提供了新思路。汪若凡《唐五代笔记小说叙事和议论结构模式研究》[11]立足于宋人赵彦卫的“史才、史笔、议论”之说，对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叙事与议论结构模式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其深受史传叙事体例影响的“尚实”部分，以证其史料价值。

在“三才之道”的研究方面，学术论文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陈赞《〈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12]，深入探讨了《易传》中的天、地、人三才和谐共生之道。韩星《董仲舒三才构架下的仁学构建》[13]，剖析董仲舒继承传统三才模式，形成自己的三才观作为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唐文明《三才之道与中国文明的平衡艺术》[14]阐释“三才之道”是对中国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简要概括，强调

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论关切。以上，对于志怪小说真实性问题，学界多从“实录”与“虚构”张力、“补史”与“传奇”关系展开，讨论唐代叙事中历史、传闻与故事的流动。现有研究多分别关注文体、文献、思想或真实性问题，较少以“三才之道”为统摄框架，考察唐五代笔记小说如何以“三”为叙事机制，将天地人三极落实为征兆、验证、命定结构。本文将探讨唐五代笔记小说如何回应并重构“三才之道”，补充“三才之道”叙事学视角，并对天、地、人关系作出修正性阐释。

2. 数字“三”的文化意涵

在唐代文化及叙事传统中，“三”具有多重意涵。其一，宇宙论层面，“三”指天、地、人三才。《周易》“兼三才而两之”([15], p. 17)，三画成卦，六画成章，三才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二元张力。其二，政治伦理层面，“三”常与三纲、三公、三让、三思等相连，表示秩序、礼制与反复权衡。其三，叙事传统层面，“三”表示完整、重复与终局，“三复”“三顾”“三验”等结构在史传、志怪、笔记中反复出现。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作者用“三”复现祥瑞或灾异，并非简单数字巧合，而是以叙事再述占卜过程：物象对应地道，灵异对应天道，人事对应人道，三次重复形成一个完整的验证闭环。当情节推进到第三次，悬念消失，真相被锁定。因此，“三才之道”不是外加的理论标签，而是能够解释“三”如何将天、地、人三极组织为叙事秩序的最佳视角。所谓“三”，并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文本显性重复三次，它更指向一种结构功能，天、地、人三极的互动与验证闭环。

数字“三”的文化意涵，本质上是古人以“三才”为基点，理解世界、组织社会与讲述故事的深层思维模式与审美心理体现。

3. 天命秩序与天人感应

天命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已经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尚书》记载：“有夏服天命”([15], p. 452)，从天命高度给夏朝统治赋予合法性。《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15], p. 431)周人伐商，是天命的授意，天命可以转移，周朝受天命取代商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以德为依据。西汉时，董仲舒系统提出天人感应理论，“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16], pp. 928-929)他进一步将天文观测与君臣治乱相联结，提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6], p. 800)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君民得失政治伦理。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玄学兴起，佛教传入并兴盛，道教制度化，三教合一趋势，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都深刻影响了天命观。唐五代笔记小说文体独特，尚实与虚构并存，为天命秩序在文学中的呈现提供了广阔空间。

《酉阳杂俎》记载：“高宗初扶床，将戏弄笔，左右试置纸于前，乃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许传外。”([17], pp. 8-9)幼童的涂鸦，竟成草书“敕”字，天意借偶然之机现身，预示此子将来必为天子。太宗焚毁草书，以人的主观意志对抗对天命的恐惧。而高宗后来的确做了皇帝，事后追溯的叙事功能正是用了倒果为因的史笔，从而达到天人交战的感应闭环。这样的例子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比比皆是，又如《酉阳杂俎》记载：“上为冀王时，寝斋壁上，蜗迹成天字，上惧，遽扫之，经数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铸黄金为蜗形，分置于释道像前。”([17], p. 23)唐睿宗李旦在冀王时期，寝殿墙壁上蜗迹成“天”字，昭示其天命所归，但此时他尚无实权，受制于人，故惧而掩之。人道试图干预天道，然而数日如初，天道碾压人道，并且加倍强化。当天意变为现实，当年的预兆反而变成政权合法性的证明，睿宗本人以金玉供奉蜗牛，是人对天道的公开宣示。供奉于“释”与“道”之前，意味着唐五代

的天命秩序纳入佛教、道教权威，顺应三教合流，这体现了唐五代天命观的开放性。

《录异记》记载：“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18], p. 106)“天子”二字昭然若揭，并且用三次重复覆盖了李隆基的抗拒，玄宗即位后铸数百枚蜗牛，后人以实物证据为证。这是唐五代“三才之道”的反映，其源出《周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15], p. 17)它不仅在于简单介绍天、地、人三个要素，更精密揭示了三才对立统一与其内部二元张力如何交错生成秩序，最终对应不可违抗的天命。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作者用“三”来复现祥瑞，实质是以叙事再述占卜过程，分别以物、灵异、人立地道、天道、人道，三次重复形成一个完整的验证闭环，凌驾于任何道德说教，当情节推进到第三次，就意味着悬念消失，真相最终被锁定。“三才之道”反过来强化了唐五代笔记小说“信而有征”的叙事。

4. 物象中的天命征兆

在唐五代笔记小说天命叙事中，地道体现为承载征兆的物象，天道不可见，必假地道以显现其形，天意不可闻，必托地物以传其象。

《朝野僉载》记载：“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白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19], p. 72)白石嵌字，这是人力施加于地道之物的改造，天道本来虚无缥缈，但天道降下的符瑞清晰可见，天道就被实体化，给武则天称帝披上天命的外衣。武则天接受了这块石头，并且授予献石者五品官，将发现地以祥文命名，天意又被赋予政权合法性。《朝野僉载》记载：“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草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19], p. 147)山野之兽，白天入城，经过都督府，军人干预射杀，而人死在后，灾祸接连不断，人事失序。前一则笔记呈现的是地道带来的祥瑞，这一则暗示地道的灾异预警功用，在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天命叙事之中，地道既可以是天意降临的正相载体，亦可以是天降灾祸的负面征召。“三才之道”的三在此处似乎揭露着另一层意思，一个预兆之后，连发多起同类型的人事应验，地道表现出异象，预示天降灾难，人道验证，三者达成闭环。《朝野僉载》记载：“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麴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19], p. 147)桐树做为地之草木，每次枯死都应对着一位考功员外郎或郎中的死亡，其枯荣变化成为连接天意与人祸的媒介。地道自身状态的异常变化，是天道与人道的接口。

5. 伦理教化与信仰实践

在“三才之道”中，人道居于核心地位。人“与天地参”，既能感应天命，又能通达地理，人道的准则是“仁与义”。唐五代笔记小说创作的宗旨在于伦理教化，天道与地道是人的信仰实践。天降其兆，地载其迹，但征兆的祥恶最终取决于人的解读与回应。

《酉阳杂俎》记载：“贞观中，忽有白鹊构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上曰：‘我尝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鹊放于野外。”([17], p. 6)白鹊筑巢是地道的祥瑞征象，众臣称贺，意味着人道默认接受天通过地道传达的讯号。太宗以隋炀帝的例证完全对天意予以否决，将对祥瑞的追求看作亡国之兆，并且清除祥瑞的物理痕迹，以“人德”消解了天的意愿。《朝野僉载》记载：“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后访乃是孝子

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19], p. 71)孝子至诚，天降祥瑞，官员予以旌表，天道作用于地道，并且在人道得到了确认，然而真相是人为制造。天命服务于人的伦理教化与信仰实践。《朝野金载》记载：“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19], p. 72)猫犬互乳，由人操纵，虽受表彰，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作者认为这不值得被作为异事讨论，天降祥瑞和地道物象受到人道的支配。

人道在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天命叙事中，绝非天意的被动承受者，而是祥瑞的定义者，人对天有顺从，也有主动的否决。

6. 结语

综上，“三才之道”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呈现，既有对《周易》宇宙观的继承，又包含了对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回应。天道表现为天人感应的祥瑞，地道体现为对灾异的恐惧，人道渗透了佛教的因果轮回之报，儒家仁义和道教的超脱教化贯穿其中。“三才”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彼此渗透，互相呼应，共同构成一个兼具哲学深度和文学魅力，注入历史写实的意义世界。

参考文献

-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2] 程毅中. 唐代小说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3] 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4] 周勋初.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5] 丁汝明, 等, 校点.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6]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5.
- [7] 蔡静波. 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叙事语言[J]. 宁夏社会科学, 2007(3): 146-150.
- [8] 任杰. 中晚唐笔记小说书写偏好及审美转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2.
- [9] 邵琼楠. 唐五代笔记之谶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2.
- [10] 郑浩纯. 唐五代笔记体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 2024.
- [11] 汪若凡. 唐五代笔记小说叙事和议论结构模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5.
- [12] 陈赞.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J]. 周易研究, 2015(1): 41-51+76.
- [13] 韩星. 董仲舒三才构架下的仁学构建[J]. 唐都学刊, 2017, 33(2): 5-12.
- [14] 唐文明. 三才之道與中國文明的平衡藝術[J]. 中国文化, 2022(2): 70-84.
- [15] (清)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6] (清)凌曙, 注. 春秋繁露注[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2.
- [17] (唐)段成式, 撰. 许逸民, 校笺. 酉阳杂俎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8] (唐)杜光庭, 撰. 罗争鸣, 辑校. 录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9] (唐)张鷟, 撰. 赵守俨, 点校. 朝野金载[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